經武淵源

經武淵源序

豫章李材孟誠父譔

紳珮之儔際生熙泰陶鎔於禮樂之區欵言盱視慱袖長裾以神化性命爲高俎豆雍容爲盛鄙夷介冑韜鈐直士苴耳卒有意外警則縮頸結舌

徬徨四顧圖所藉手以解紛紓難。何其意之相爲舛也。業稽古邃氣淳風沕然尚不能偃兵。故有阪泉補遂之戰迄於唐虞夏殷周代。迭見征討。故禹矢衆。恊力。殷湯苞有三蘖乃及於桀。盟津之誓。遠曁庸蜀羌髳微盧彭

濮律以步伐止齊毫髮不容陵越何其慎也孔子曰我戰則克又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此之謂乎後世知本之學不明故使儒者之功用不著橫戈躍馬之胄因以別技專門而謂吾聖人之道不該此豈乎陋矣

今謨誥具在也古聖君哲輔之摹畫指數可徵也彼孫吳所爲正而法者固皆吾聖人之緒餘其合變出奇倫取一切以倖爲勝者又所不屑齒也雖然即春秋之內外兩傳亦旣該而存之矣居閒有胃爰攈六經語孟之

及於兵者彙為內編而綴以韜鈐子史內外傳之謀計征討列之外編而合以孫吳軍讖諸法總而揭之曰經武淵源以見吾聖人之六籍括綜包涵靡有頗漏而世所稱兵法特儒者分內事之一其道之淵源蓋在此而

不在彼也。且俾佔畢者不踵固滯。跅弛者不終粗才。優游涵泳。循是以探知兵政本原。庶幾乎有勇者且知方也。其於世道亦尚有少補哉。

萬曆歲丁亥夏仲月吉

經武淵源目錄

九卷

春秋纂　　二十五條

十卷

春秋纂　　十八條

十一卷

春秋纂　　二十一條

十二卷

春秋纂　　二十六條

十三卷

經武淵源目錄終

經武淵源卷之一 內編

豫章兒羅先生李　材銓纂
皖陵滄嶼先生左光斗訂正
後學錢士晉康侯父周詩雅廷吹甫同梓

周易纂

師。貞。丈人吉。无咎。

司馬法曰。先王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國辨職。以爵分祿。諸侯悅懷。海外來服。獄彌而兵寢。聖德之至也

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討不義。曰某國爲不道征之。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既誅有罪。舉賢立明。正復厥職

臨武君曰。請問爲將。孫卿子曰。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

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其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熟。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凡命於主而行三軍。三軍既

定。百官得序。群物皆正。則主不能喜。敵不能怒。夫是之謂至臣。慮必先事而申之以敬。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

彖曰。師。衆也。貞。正也能以衆正。可以王矣。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吉又何咎矣。

陳囂問孫卿子曰。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爲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爲。曰。不然。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

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罔不說喜。

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武王問太公曰。天下安定。國家無爭。戰攻之具。可無脩乎。守禦之備。可無設乎。太公曰。戰攻守禦之具。盡在於人事。耒耜者。其行馬蒺藜也。馬牛車輿者。其營壘蔽櫓也。鋤耰之具其矛戟也。蓑薛簦笠者。其甲胄干櫓也。钁鍤

斧鋸杵臼。其攻城器也。牛馬所以轉輸糧也。雞犬其伺候也。婦人織紝其旌旗也。丈夫平壤。其攻城也。春鏺草棘。其戰車騎也。夏耨田疇。其戰步兵也。秋刈禾薪。其糧食儲備也。冬實倉廩。其堅守也。田里相伍。其約束符信也。里有吏。官有長。其將帥也。里有周垣。不得相過。其隊分也。輸粟取芻。其廩庫也。秋治城郭脩溝渠。其塹壘也。故用兵之具。盡於人事也。

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象曰。師出以律。失律凶

也。

臨武君曰。請問王者之軍制。孫卿子曰。將死鼓。馭死轡。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爲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赦。犇命者不獲。

九二。在師中吉。无咎。王三錫命。象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

武王問太公曰。立將之道柰何。太公曰。凡國

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而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將軍今其國不臣願將軍帥師應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卜齋三日之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將入廟門北面而立君親操鉞持首授將其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斧持柄授將其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為衆而輕敵勿以受命為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

而違衆。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暑必同。如此。士衆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乃辭而行。軍中之事。不聞君命。皆由將出。臨敵決戰。無有二心。若此則無天於上。無地於下。無敵於前。無君於後。是故智者為之

謀。勇者為之關。氣厲青雲。疾若馳鶩。兵不接刃而敵降服。戰勝於外。功立於内。吏遷上賞。百姓懽悅。將無咎殃。是故風雨時節。五穀豐登。社稷安寧。武王曰善哉。

六三。師或輿尸。凶。象曰。師或輿尸。大无功也。

乾元元年。九月。命朔方郭子儀。淮西魯炅。興平李奐。滑濮許叔冀。鎮西北庭李嗣業。鄭蔡李廣琛。河南崔光遠。七節度使。及平盧兵馬使董秦。將步騎二十萬討安慶緒。又命河東

李光弼。關內澤潞王思禮。二節度使。將所部兵助之。上以子儀光弼皆元勳。難相統屬。故不置元帥。但以宦官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李光弼曰。思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帥精銳。掩吾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逼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則無辭以用其衆也。魚朝恩以為不可。乃止。二月郭子儀等九

節度使圍鄴城。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食且盡。一鼠直錢四千。淘墻麩及馬屎以食人。皆以為克在朝夕。而諸軍無統帥。進退無所稟。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拔。上下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鄴。使其將去城各五十里為營。每營擊鼓三百。遙脅之。又每營選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即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之則晝至。

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并汾舟車相屬思明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使運者駭懼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由是諸軍食乏人思自潰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思明自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為遊軍未介意思明直前奮擊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先與之合戰殺傷相當魯炅中

流矢。郭子儀承其後。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相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棄甲仗輜重。委積於路。子儀以朔方軍斷河陽橋保東京。戰馬萬匹。惟存三千。甲仗十萬。遺棄殆盡。東京士民驚駭。散犇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等。率官軍南犇襄鄧。諸節度使各潰歸本鎮。士卒所過剽掠。吏不能止。旬日方定。

六四。師左次。无咎。象曰。左次无咎。未失常也。

老子曰。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扵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六五。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弟子輿尸。貞凶。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弟子輿尸。使不當也。

漢王伐楚。兵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

故不成。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諸侯。為此東伐。四海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漢王曰善。於是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胡安國曰。兵者安

危所繫。有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

上六。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象曰。大君有命。以正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

荀子曰。楚子發將西伐蔡。克蔡。獲蔡侯歸。致命曰。蔡侯奉其社稷而歸之楚。舍屬二三子而理其地。既楚發其賞。子發辭曰。發誡布令而敵退。是主威也。徙舉相攻而敵退。是將威

也。合戰用力而敵退。是衆威也。臣舍不宜以衆威受賞譏之。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夫尚賢使能。賞有功。罰有罪。非獨一人也。彼先王之道也。一人之本也。善善惡惡之應也。治必由之。古今一也。古者明王之舉大事。立大功也。大事已慱。大功已立。則君享其成。臣享其功。士大夫益爵。官人益秩。庶人益祿。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上下一心。三軍同力。是以百事成而功名大也。今子發獨

不然杭楚國之法。墮興功之臣。恥受賞之屬。無僇乎族黨。而抑卑其後世。豈不過甚矣哉。故曰子發之致命也恭。其辭賞也固。　管子曰。君之所審者三。一曰德不當其位。二曰功不當其祿。三曰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與重祿。臨事不信于民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而位尊者謂之失。寧

過于君子而毋失于小人。過于君子。其為怨淺。失于小人。其為禍深。是故國有德義未明于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于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于民。而任大官者。則材臣不用。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更始至洛陽。遣光武以破虜將軍。行大司馬事。狗河北。鄧禹杖策追及于鄴。光武見之甚

攜。留宿間語。禹進說曰。更始雖都關中。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萬數。三輔假號。往往群聚。四方分崩離析。明公雖建藩輔之功。猶恐無所成立。於今日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不足定也。光武說。

九四。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

新序曰。昔者趙之中牟叛。趙襄子率師伐之。

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
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也。
君曷為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
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而後攻。中
牟聞其義。乃請降。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
此之謂也。襄子遂滅知氏并代為天下彊。本
由代中牟也。
九五。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大師克相遇。象曰。同
人之先。以中直也。大師相遇。言相克也。

後梁開平元年。命保平康懷貞。悉發京兆同華兵。屯晉州。以備河東。五月懷貞至潞州。李嗣昭閉城拒守。懷貞晝夜攻之不克。乃築壘穿蚰蜒塹而守之。內外斷絶。晉王以周德威為行營都指揮使救潞州。壁高河。康懷貞遣擊之敗。毫州刺史李思安。代懷貞為潞州行營都統。思安將河北兵西上至潞州城下。更築重城。内以防奔突。外以拒援兵。謂之夾寨。二年春正月。晉王疽發病篤。謂其子存勗曰。

嗣昭厄重圍吾不及見矣葬畢汝與德威竭力救之言終而卒晉兵猶屯余吾梁主留澤州四月夾寨奏余吾晉兵已去梁王以克用死援兵不復來潞州必可取自澤還梁兵在夾寨者亦不復設備存勗與諸將議曰上黨河東之藩蔽無上黨是無河東也且朱温所憚者獨先王耳聞吾新立以為童子未閑軍旅必有驕怠之心若簡精兵倍道趣之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張承業亦勸之乃遣承業乞

師於鳳翔。賂契丹王阿保機求騎兵。晉王大、閱士卒。以前昭義丁會為都招討使、甲子發晉陽軍于黃碾、距上黨四十五里。五月辛未朔。晉王伏兵三垂岡詰旦大霧、進兵直抵夾寨、梁軍無斥候、不意晉兵之至。軍中驚擾、晉王命周德威李嗣源分兵為二道、德威攻西北隅。嗣源攻東北隅。填塹燒寨、鼓譟而入。梁兵大潰、失亡將校士卒以萬計。委棄資糧器械、山積周德威等至城下呼嗣昭曰。先王已

薨今王自來破賊夾寨賊已去矣嗣昭曰此必為賊得使來誑我耳欲射之王自往呼之嗣昭見王白服大慟幾絕城中皆哭初德威與嗣昭有隙克用臨終謂存勗曰進通忠孝不出重圍豈德威不忘舊怨耶存勗以告德威德威感泣由是戰甚力既相見遂懽好如初

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无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南夷雍闓等叛。丞相亮討之。參軍馬謖送至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遠險。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彊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言。

豫。利建侯行師。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

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

漢王將東伐。用蕭何薦。築壇場拜韓信為大將。上坐問計。信曰。項王雖霸天下。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

詐阬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三畧曰。仁賢之智。聖明之慮。負薪之言。廊廟之語。興衰之事。將所宜聞。將者能思士如渴。則策從焉。夫將拒諫。則英雄散。策不從。則謀士叛。善惡同。則功臣倦。專己則下歸咎。自伐則下少功。信讒則衆離心。貪財則姦不禁。內顧則士卒淫。將有一則衆不服。有二則軍無式。有三則下奔北。有四則禍及國。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軍思報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不敢顧身。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誓。初柬之與荆府長史楊元琰相代。泛江至中流。語及革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志。及柬之為相。引為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昜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為右羽林大將軍。昜之等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柬之彥範相謂曰。事濟

矣。遂以其謀告之。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
暉謁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柬之玄暐
彥範與左威衛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
兵五百人至玄武門。遣多祚湛。及內直郎駙
馬都尉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
同皎曰。先帝以神器付殿下。橫遭幽廢。人神
同憤。今天誘其衷。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
凶豎。復李氏社稷。願殿下蹔至玄武門以副
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滅。然上體不安。得

無驚愕。李湛曰。諸將相不顧家族以狥社稷。殿下柰何欲納之鼎鑊乎。同皎扶抱太子上馬。至玄武門。斬關入。太后在迎僊宮。柬之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環繞侍衛。太后驚起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太子令誅之。恐漏洩不敢以聞。太后見太子曰。乃汝耶。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彦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人心。久思李氏。群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誅賊臣。

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於是收張昌期同休昌儀等皆斬之。與易之昌宗俱梟首天津南。衆怨已從相王統南牙兵備非常。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景帝三年。吳楚反。周亞夫以中尉為太尉。東擊吳楚。因自請上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上許之。太尉既會兵滎陽。吳攻梁。梁急。請救。太尉引兵東北

走昌邑。深壁而守。梁日使使請太尉。太尉守便宜不肯往。梁上書言景帝。景帝使使詔救梁。太尉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絶吳楚兵後。吳兵乏糧饑。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内相攻擊擾亂。至太尉帳下。太尉終卧不起。頃之復定。後吳奔壁東南陬。太尉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兵既餓。乃引去。太尉出精兵追擊。大破之。凡攻守三月而吳楚破平。於是諸將乃以太

尉計謀爲是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六韜曰凡三軍有大事莫不習用器械攻城圍邑則有轒轀臨衝視城中則有雲梯飛樓三軍行止則有武衝大櫓前後拒守絶道遮街則有材士強弩衛其兩傍設營壘則有天羅武落行馬蒺蔾晝則登雲梯遠望立五色旌旗夜則設火雲萬炬擊雷鼓振鼙鐸吹鳴笳越溝塹則有飛橋轉關轆轤鉏鋙濟大水

則有天潢飛江。逆波上流。則有浮海絶江。三軍用備。主將何憂。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建元六年。閩越復興兵擊南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乃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薄賦。哀鰥寡。恤孤獨。盛德上隆。和澤下洽。天下攝然。

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

國之人不知其埶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徒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踰嶺柁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

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敗。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日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

之者也。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藪為圃。江漢為池。生民之屬。皆為臣妾。負黼扆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

亡之為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喪。其惟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列子曰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

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

天寶十一載。楊國忠以右相兼文武尚書領四十餘使。時安祿山專制河北。聚幽并勁騎陰圖逆節。動未有名。及見國忠用事。慮不利於己。遂反以誅國忠為名。帝欲自將而東。令

太子監國國忠與貴妃阻之哥舒翰軍潼關按兵守險國忠從中督戰翰不得已出關遂大敗帝奔蜀至馬嵬軍士饑而憤怒龍武將軍陳玄禮謂軍士曰今天下崩離萬乘震蕩豈不由楊國忠割剝甿庶朝野怨咨以至此耶若不誅之何以謝天下衆曰念之久矣會吐蕃和好使在驛門遮國忠訴事軍士呼曰國忠與蕃人謀叛乃圍驛擒國忠斬首以狗

子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

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於包桑。

齊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酒。桓公謂鮑叔曰。盍為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無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使甯子無忘其飯牛於車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齊之社稷。必不廢矣。

重門擊鐸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管子曰。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通。閭閈不可以毋闔。宮垣關閉。不可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閈無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良貨。不能守也。

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

諸賢、

管子曰。得衆而不得其心。與獨行者同實。兵不完利、與無操者同實。甲不堅密。與俴者同實。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實。射而不能中。與無矢者同實。中而不能入。與無鏃者同實。將徒人。與俴者同實。短兵待遠矢。與坐而待死者同實。故凡兵有大論。必先論其器。

比樂師憂。

老子曰。夫隹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

者不處也。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不可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於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文中子曰。彊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

楊子曰。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猾夏。蠢迪王人。屈國喪師。無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螭虎桓桓。鷹隼䎃䎃。未至也。

經武淵源卷之一終